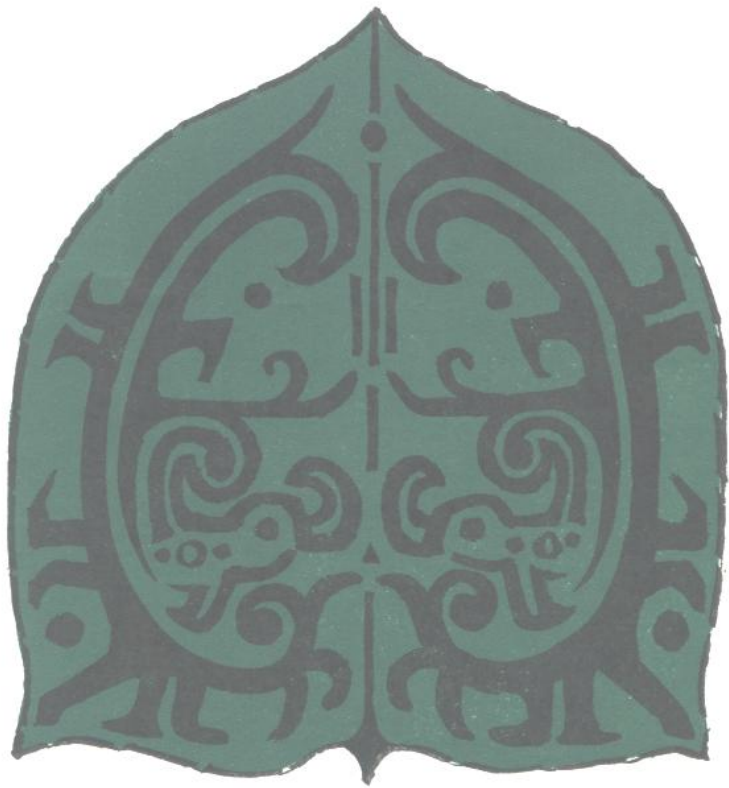


# 鐵念剛

(张士杰民间故事集·一)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铁 金 刚

(张士杰民间故事集·一)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设计：陈家奇

## 铁 金 刚

(张士杰民间故事集·一)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平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4 $\frac{1}{8}$  字数：30万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56,100册

书号：10229·0203

定价：1.75元

## 出版说明

现在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我国当代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张士杰同志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

张士杰同志离开人世已经五年了！他的生命虽然如同流星一样的倏忽，却为人民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当我们展读他的遗作时，不禁想起了他那坎坷而又卓有贡献的一生。

张士杰同志，是河北安次县廊房镇董常甫村人。解放前家庭贫困，只上过几年小学。解放后进安次简易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五一年毕业以后，即在本县农村小学教书。一九五七年起，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他所搜集的民间故事。一九五九年因病退职，即全力从事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其它文学创作。当年被选为河北省文联委员；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一九五八年出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六〇年当选为天津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他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中，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整理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集，其中包括气壮山河、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义和团故事，如《托塔李天王》、《张绍桓包打西石库》、《红缨大刀》、《洪大海》……等；另外还有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传统民间故事，如《龙河民间故事》、《石成求仙》、《金沙滩》、《渔童》等。在这些非凡的成绩面前，他没有骄矜，也没有改变他一贯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仍然象一头老黄牛，艰辛而勤奋地在民间文学的田野上不息地耕耘。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自然也没能逃脱这场可悲的灾难，不仅被打成了所谓“黑线”人物，还取消了他的生活补助费，从而使他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困境。正如他后来致友人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每日买口粮，都是现筹措和变卖家物；……一九六七年入冬以后，经常咯血、哮喘，有时由咯血发展为吐血。日夜缩作一团，不能行动；手脚生了冻疮。那时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严冬过去，阳春来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张士杰同志感到一种“新生”的喜悦，心情激动，精神振奋，重新拿起了笔，决心大干一番。除根据往日的笔记继续整理民间故事外，并计划完成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义和团演义》，同时还准备着手创作一部反映乡村教师生活的中篇小说。

多么美妙的心愿，多么动人的蓝图！可是饱经忧患、备受摧残的病弱之躯，已经使他无力实现这些宏伟的计划了！他终于在奋不顾身的战斗中，心力交瘁，连笔帽都未来得及套好，就颓然昏倒在案边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忠诚于民间文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战士啊！死后，根据他的遗嘱，将部分骨灰撒在哺育他的龙河两岸的土地上。——龙河两岸的乡亲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位优秀的儿子的。

张士杰同志是民间文学战线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劳动英雄；他在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当他搜集的义和团故事发表以后，曾引起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他为民间文学的艺术宝库增加了不可多得的珍品。

张士杰同志在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方面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

的成就，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出身于穷苦的农民家庭，深深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沃土。他从小就与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亲如一家。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完全融为一体。对当地的历史、地理、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传统的民间文艺，都异常熟悉；对群众语言更是积累丰富、运用自如。从根本上讲，他和人民群众已成为不可分离的血肉整体。我们从张士杰同志的具体实践中，可以得出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深入群众，熟悉群众，将自己化为群众的一员。——这是每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必须努力争取做到的。

为了纪念张士杰同志在民间文学事业上卓越的劳绩，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本社特约请对张士杰同志的生活与工作比较熟悉的张文、王一奇两位同志，从张士杰同志已经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精心编选成这部民间故事集，分作两册出版，第一集《铁金刚》为义和团故事，第二集《箭射山门》为传统民间故事。本社欣幸地出版这部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集，并郑重地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在编辑、出版方面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红缨大刀	( 1 )
红缨扎枪	( 6 )
张头和李头	( 13 )
刘黑塔	( 19 )
托塔李天王	( 30 )
铁金刚	( 42 )
宗老路	( 52 )
老大造反	( 55 )
红姑	( 60 )
凤河湾	( 76 )
秀阁	( 83 )
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	( 94 )
黑丫救母	( 100 )
红灯照	( 116 )
义和团战落堡	( 118 )
洗大王家务	( 123 )
战采育	( 131 )
乐二爷摆阵	( 142 )
鞋	( 154 )

老团	(157)
曹老师大战海口	(165)
琦善卖海口	(173)
可恶的马三元	(180)
义和团大战聂士成	(187)
董大帅兵败廊坊镇	(198)
洋人出巡	(203)
火烧独眼龙	(209)
卖甘蔗的上法	(219)
义和团打洋教堂	(221)
抄汉屯	(233)
李师兄智斗洋神甫	(247)
义和团威震东安县	(256)
张绍桓包打西什库	(268)
铁匠的刀	(280)
大报仇	(282)
陈傻子怒杀孙大生	(293)
二师兄痛打鬼头王	(301)
刘黑火烧胡大疤痢	(312)
马六刀劈二毛子	(318)
砍马二爷	(330)
大烟鬼寻宝记	(338)



梁三霸团	(344)
大盐水和二盐水	(350)
锄王二霸	(355)
砸匾砍举人	(365)
倪进士和二毛子	(378)
“秃和尚”吓退了何瘸子	(383)
大刀吓坏了张财主	(386)
展大旗吓死了常举人	(395)
刘尢	(398)
童子	(410)
蚌螺号	(415)
渔童	(423)
小黄牛	(430)
白母鸡	(435)

## 红 纓 大 刀<sup>①</sup>

龙河<sup>②</sup>上有座皇龙桥，  
刘庄上有把红纓刀。  
洋毛子脑袋随刀落，  
老爹一笑震坍了桥！  
派儿子去把神兵找，  
找来了神兵再亮刀。

这首歌谣，到如今老人们还常向晚辈们数唱着呢。这首歌谣，是打皇龙桥坍了以后，才流传下来的。

老人们说，乾隆皇上下江南的时候，从龙河上路过。乾隆走到这里一看，河上有一座小土桥——皇上过土桥，这多失身份呀！他就传下圣旨，不顾百姓疾苦，拆了土桥，硬强着人们给他修了一座宽大的石桥，封它叫皇龙桥。乾隆这才称心如意地过了桥，去江南游山逛景了。就在这桥南边，傍龙河有个刘庄。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刘庄上出了一个骠猛的庄稼汉子——刘老爹。

这人膀大腰粗，秃头顶，浓眉大眼，长着连鬓的黑扎蓬胡子；两只拳头一攥，浑身蹦起一块一块的腱子肉，咳嗽一声，全村人都能听见，要论劲头呢——真能敌住九牛二虎！他这人好喝酒，好打抱不平，谁欺压人他就要管，谁有难处他就要帮。人们尊敬他，没人叫他的名字，都称呼他刘老爹。

刘老爹有一把红纓大刀。他家老辈人就会武术——连武艺带

① 讲述者董耀，农民，河北安次县人，九十二岁（1956年去世）。

② 龙河是永定河的支流，傍京津铁路东流，到天津入海河。

大刀，祖祖辈辈传了多少年，又传到刘老爹这辈了。除了交给儿子拿去学武艺以外，这把红缨大刀他从不离身：闲下来耍耍它、磨它；干活时用它砍柴、砍苇、砍柳当帮手；哪里出了人人痛恨的人，老爹就凭这把大刀跟他论高低。

可是刘老爹这辈正赶上闹洋毛子。

洋毛子有洋枪洋炮，打进中国以后，日子不多，龙河以北就见影了。从龙河北过来许多逃难的老老小小，缕缕行行地从皇龙桥上过河。刘老爹把人们让进村里，听他们说，洋毛子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有洋枪洋炮，连皇上也吓尿汲了。老爹听了以后，仰头朝天叹口气，“扑”地滴下一对痛心泪，什么没说，一跺脚就回家去了。

十多岁的儿子，锄地回来，正拿着红缨大刀练武。老爹忙要过大刀，对他说：

“孩啊，快去搬着酒瓮给我打酒来！”

儿子走后，老爹抓起红缨大刀，按在石头上就霍霍地磨。到天黑，儿子扛着酒瓮回来了，对他说：

“爹，听说洋毛子到天傍晚时候就打过龙河来了！”

“好哇！我磨快了刀，喝足了酒，正想找他们去呢！他们来了更省事。孩啊，我要问你一句话：你怕洋毛子不怕——人家有洋枪洋炮啊？！”

“不怕。咱们有红缨大刀！”

“好孩子！真有种！”

老爹说着，就在院里摆上桌子，点上风灯，提起红缨大刀，摸摸红缨，蹭蹭刀刃，递给儿子说：

“这刀磨得比往日都快！孩啊，你跟爹已学了点刀法，今夜我要你给我练熟了！”

儿子接过红缨大刀，摆个架子，立刻练了起来。老爹站在桌旁，一边看着，一边指教，一边手持大碗舀着酒“咕嘟咕嘟”地喝。一直到东天边升起了启明星，老爹听听，街上鸣儿喊叫地又来了逃难的人，酒已喝光，心里着了火，脸儿涨得通红，再也等不下了！他把褂子一脱，把辫子一盘，把红缨大刀一握，抓住儿子的手说道：

“孩啊，孩啊！想当年皇上能让咱们给他修皇龙桥，送他过河去游山逛景；到如今，洋毛子在中国横行霸道，皇上却不敢惹——唉！孩啊，龙河是咱们的河，咱们祖祖辈辈活在这里，万不能让洋毛子占了它！孩啊，咱们要让大刀出世！要让洋毛子尝尝它的厉害！孩啊，你年纪还小，武艺还顶不上我，再练也晚了！没别的，你就紧紧跟在我身后，到我顶不住的时候，快点接过来咱的红缨大刀，干到底！”

“爹，您尽管放心！”

“那就快跟我来呀！”

老爹手持红缨大刀，儿子紧随身后，父子俩直奔龙河上的皇龙桥来了。

这时候，东方已发白。逃难的人顺皇龙桥一群一群地涌过来；后边一疙瘩一疙瘩的洋毛子，连追带赶。老爹把住桥头，护着逃难的人平安过了桥；不一会，洋毛子也成群结伙地追来了，就像发大水一样，“呼啦——”桥上立刻涌满了！洋毛子还没涌到桥头，老爹立刻腾身站起，挡住去路，一手捋腰，一手举起红缨大刀，高声喝道：

“慢动——中国人在此！”

洋毛子们刚一打怔，刘老爹赤着膀子，摆着明晃晃的大刀，已经窜上来啦！人像虎入羊群，刀像削瓜切菜——大刀一抡呼呼

响，白光闪闪耀眼睛，“喊吃喀嚓”，洋毛子脑袋连珠似地往下滚啊！前边的洋毛子挨了宰，后边的还迷迷糊糊往上涌。老爹越杀越勇，洋毛子脑袋飘飘落，满桥胳膊大腿乱飞，一片血肉翻滚，整个石桥变红啦！

老爹一气宰了百八十个！这时天已大亮，洋毛子已看清了红缨大刀，再也不敢登桥了！老爹站在桥头上刚喘口气，洋毛子已散在桥那边放起了洋枪。老爹甩去刀上的血珠，指着洋毛子叫道：

“你们有种就过来试试！我杀了你们啦！我宰了你们啦！我替中国人出气啦！你们听着：你们有洋枪洋炮，中国人有红缨大刀！皇上怕你们，中国人不怕！有我在此，你们就休想霸占龙河！”

老爹说着，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比天崩地裂还要响！“轰隆——”皇龙桥立刻震塌了！“哗啦——”河水立刻震得掀起了大浪头！“扑通——”洋毛子一个个都被震倒在地上，洋枪立刻不响了！老爹笑声过猛，“哇”地吐出一口鲜血，肚里立刻觉着空了，身子也觉出乏了，儿子还没来得及扶住，老人家身子一晃，倒在河边上。这时候，远处又来了洋毛子，又向河这边放起了洋枪。这时候，老爹把红缨大刀放在儿子手里，一字一字地嘱咐儿子说：

“孩啊，爹累坏了，你可不许管我呀！哪怕有我在这躺上一个时辰，洋毛子也休想过河！你看，河北边又有洋毛子打上来了。不把他们赶尽杀绝，他们是不死心的。不是长他人威风，灭咱的志气，眼下光凭一个人，一把刀是不行了。孩啊，如今洋毛子还在河北横行霸道，你快去找神兵吧！这神兵不是皇家的兵。他们都是红脸大汉，都是金盔银甲，都骑着能腾云驾雾的大白

马，都使着像咱们这样的红缨大刀；他们的武艺比咱们高强，他们专门能降洋毛子，他们专门给中国人出气、撑腰！你找到这支神兵以后，立刻就跟他们合伙，马上就领他们来杀洋毛子！我留在这守河，你就快去找吧！”

“爹，我这就去！”

“不找着神兵别回头哇！”

“一定会找到。”

“这就好。”

刘老爹这才放心地点点头，一副笑容涌在脸上，咽了气。儿子连怔都没打，拿起爹爹的红缨大刀，迈开大步找神兵去了。

1955年10月记于安次董常甫村

## 红 纓 扎 枪<sup>①</sup>

这件事情就出在安次县。到底发生在哪个村里，这可记不清了。有一家姓何的，夫妻俩都不满三十岁，家有四亩地，两口子身强力壮又勤恳，日子过得倒也能吃上饭。谁知官家要粮要款越来越凶，要得何家快揭不开锅了。就在这时候，闹起了义和团——义和团到处跟官兵打仗，造了反啦！何大哥听到这信息以后，就跟何大嫂商量：

“日子没法过了。我不如投义和团去吧？”

“唉！”何大嫂叹了口气，忙说：“那义和团可是造反的呀！”

“管他造反不造反呢，这样下去，早晚也是要饿死的，不如当了义和团，宰几个官兵，就是死了也出口气！”

“这也倒是条路。——不过，你一走，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孤孤单单的……”何大嫂没再说下去，眼圈一红就哭了。

“扔下你一个人管家，我也是不放心。可是这总比在一块混吃等死强啊！”

“是啊。要去你就去吧。想着点——常给家里捎个信！”

当天夜里，何大哥就偷偷地投奔义和团去了。何大哥这一走，一直过了十个月，也没给家里捎个信来。可是从打何大哥走了以后，没见官家来要过一回粮款。何大嫂就想：这准是义和团把官家打败了，但愿老天爷保佑真是这样吧！何大嫂虽是想念

---

① 讲述者：马七，河北安次县人，七十多岁，农民（1958年春逝世）。

着何大哥，心里倒也是痛快的。

看看到了夏天——麦子已经黄穗了。

一天，何大嫂正在田里拔麦子<sup>①</sup>，忽见远处的大道上涌来了那么多人呀！人群越走越近：有的扎着红包头，有的扎着黄包头，有的腰上系着红带子，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手持红缨大刀，有的肩扛红缨扎枪——好大的威风，好大的气派啊！

何大嫂正看得出神，忽听扎枪队里有人喊她。何大嫂急忙走近一看——正是何大哥！两口子一见面，那个欢喜的劲头就没办法说了。何大哥说：

“官家让我们义和团给打服了！他们再也不敢来要粮要款了！这回收下了麦子，你就吃顿饱饭吧！”

何大嫂笑着问：“你这是还要上哪去？还不该留在家里过太平日子吗？”

“不行。中国又来了洋毛子啦！洋毛子比官家还恶，净欺侮咱们中国人！不赶走了洋毛子，日子哪能太平？你看我们这些人就是去杀洋毛子的！”

“噢——那你就快去吧！”

“我走啦！”

何大哥说完，扛起红缨扎枪，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一听说义和团真打败了官兵，又见了何大哥的面，何大嫂乐得心里开了花。她把麦子收了，推了两缸子白面——一缸子细面，一缸子糙面；糙面自己吃，细面留等何大哥回来给他吃。也不知怎么闹的，自打见了何大哥以后，何大嫂夜里老梦见他——一闭眼就见何大哥扛着红缨扎枪回来了，欺侮中国的洋毛子被打走了，日子

---

<sup>①</sup> 当地人收麦子不用镰刀割，都用手连根拔。收麦子都叫拔麦子。



太平了，两口子又勤勤恳恳地种地过日子了。

何大哥真回来了。

一天夜里，何大嫂睡得正熟，忽然一阵拍门声把她惊醒了。她坐起来听了听，就问：

“谁呀？”

“我！”

一听语声，就知是何大哥。她急忙穿好了衣服点上灯，就去开梢门。何大哥拄着红缨扎枪，瘸瘸点点地进了屋，歪在炕上就再也动弹不了啦。何大嫂端过灯来仔细一看哪——何大哥腿上也是伤，膀子上也是伤，脑袋上还直流血。何大嫂怔了。何大哥喘着气，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原来义和团开到了北边的铁道线上，就围住了一大伙子洋毛子，都给宰了！义和团就占了这块地盘。谁知日子不多，也不知谁家打哪又引来一伙子洋毛子；连洋毛子带官兵，一齐朝义和团开了仗。别看他们人多，义和团人少，义和团可不在乎——没退一步，整整跟洋毛子和官兵杀了三天三夜。何大哥扎死了三十多洋毛子，他腿上也受了洋枪的伤；他又挑死了十多个官兵，肩膀上也受了官兵的刀伤；后来他的脑袋上又受了重伤，实在是顶不住了。这时候，义和团到底是败了。浑身是伤，不能打仗了，难道呆在阵上等死？——何大哥就连夜挣扎着回家来了。何大哥说到这里，指着那支红缨扎枪又说：

“你把这只红缨扎枪先给我存起来吧——千万别让它长了锈。我受了伤不要紧，等我把伤养好了，拿着这支红缨扎枪，把洋毛子和官兵都要杀绝了！”

谁料想还不到天亮呢，因为伤势过重，何大哥死了。何大哥一死，何大嫂又是难过又是伤心，这当然就不用说了。她把何大